

憨山老人夢遊集

憇山老人夢遊集卷四十

侍者福善 門人通炯日錄

海幢法裔今照今光收藏

憇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下

二十三年乙未

予年五十春正月予從京師回海上即罹難初為

欽頒藏經遣內使四送之其人先至東海先是

上惜財素惡內使以佛事請用太煩時內庭偶以他

故觸

聖怒將及

聖母左右大臣危之適內權貴有忌送經使者欲死

之因乘之以發難遂假前方士流言令東廠番役  
扮道士擊登聞鼓以進

上覽之大怒下逮以有送經因緣故併及之予聞報  
乃謂衆曰佛爲一衆生不捨三途今東海焚舟車  
地素不聞三寶名今予教化十二年三歲赤子皆  
知念佛至若捨邪歸正者比鄉比戶也予願足矣  
死復何憾第以重修本寺志未酬可痛心耳乃離  
卽墨城中士民老小傾城而出涕泣追送足見人  
心之感化也及至京奉

旨下鎮撫司打問執事者先受 風旨欲盡招追尙

聖母所出諸名山施資不下數十萬計苦刑拷訊予

曰某愧爲僧無以報

國恩今安惜一死以傷

皇上之大孝乎卽曲意妄招網利奉

上意以損綱常殊非臣子所以愛君之心也其如青

史何以死力抵之止招前衆布施七百餘金

上查內支簿及前山東代賑之冊籍

上意遂解由是母子如初及擬上蒙

聖恩矜察坐以私創寺院遣戍雷州予以是年三月

下獄京城諸刹皆爲誦經禮懺保護衲子中有然

香煉臂水齋持呪以加護之者安肅鄭大司馬範  
溪公子在金吾素未相識特設燕會在朝縉紳請  
救以至涕泣訴其無妄一時人心之爲法如此在  
獄八閱月供饋者唯侍者福善一人冬十月發遣  
南行朝士大夫多褻服策蹇相送以津濟者出都  
日福善同衲子二三人隨行十一月至南京江上  
別老母作母子銘攜孤姪可久往初與達觀師於  
石經山因思禪門寥落謂曹溪禪源也必源頭壅  
闕乃志同往以濟之達師先往候於匡山予被難  
時師正居天池聞報大驚曰憇公已矣則曹溪之

願未了也師遂先至曹溪回至聊城聞予將出遂  
回金陵以待予至則相別於江中旅泊菴中師意  
欲力爲白其枉予曰君父之命臣子之事無異也  
况定業乎師幸勿言臨岐把臂曰在天池聞師難  
卽對佛許誦法華經百部以保無虞我之心師之  
舌也予唯唯謝別師爲作逐客說

二十四年丙申

予年五十一春正月過文江訪鄒南臯給諫廬陵  
大行王性海禮予江上請注楞伽二月度庾嶺至  
嶺頭觀惠明奪袈裟處詩弔之有翻思昔日宵行

者何似今朝度嶺心因見道路崎嶇行人汗血乃  
屬一行者立捨茶菴於嶺頭一道者勸修路不數  
年爲坦途至韶陽入山禮祖飲曹溪水偈曰曹溪  
滴水自靈源流入滄溟浪拍天多少魚龍從變化  
源頭一脈尚冷然見祖庭凋弊不堪言遂凄然而  
去抵五羊囚服見大將軍將軍爲釋縛款齋食寓  
海珠寺大參周海門公率門生數十人過訪坐間  
周公舉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發問衆中有一稱老  
道長者荅云人人知覺日間應事時是如此知夜  
間做夢時亦是此知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周

公云大衆也都是這等說我心中未必然乃問予  
曰老禪師請見教予曰此語出何典公曰易之繫  
辭公連念幾句予曰此聖人指示人要悟不屬生  
死的一着周公擊節曰直是老禪師指示親切衆  
皆罔然再問周公曰死生者晝夜之道也通晝夜  
則不屬晝夜耳一座歎服先是諸護法者以書通  
制府大司馬陳公遣郵符津濟三月十日抵雷州  
着伍寓城西之古寺夏四月一日卽開手注楞伽  
時歲大饑疫癘橫發經年不雨死傷不可言予如  
坐尸阬林中以法力加持晏然也時旱井水枯涸



唯善侍者相從每夜半候得水一罐以充一日饑  
夫視之得一滴如天甘露也城之內外積骸暴露  
秋七月予與孝廉柯時復勸衆收拾埋掩骹骼以  
萬計乃作濟度道場天卽大雨平地水三尺自此  
厲氣解八月鎮府檄還五羊寓演武場時往來作  
從軍詩二十首初過電白之苦藤嶺盜之門戶也  
乃作銘建捨茶菴豫章丁大參右武以誣謫廣海  
至素相慕遂莫逆

二十五年丁酉

予年五十二春正月時會城死傷多骸骨暴露予

令人收拾埋掩亦數千計乃建普濟道場七晝夜  
丁右武身爲之佐先是粵人不知佛自此翕然知  
歸夏四月楞伽筆記成因諸士子有歸依者未入  
佛理故著中庸直指以發之初上下見予爲罪僧  
甚易之軍門陳大司馬如岡法極嚴無敢私謁者  
予未往見卽遣人候之甚勤是年九月同右武往  
謁及門投報止之是晚親往拜予於舟攜茶盒坐  
談漏三下人皆驚異後對諸當道極稱之曰僧中  
麟鳳也卽三司亦諭往拜之自是人皆知僧爲重  
矣

二十六年戊戌

予年五十三春正月侍御樊公友軒以建儲議謫  
戍雷州初訪予於五羊時予較楞伽稿公問予雷  
陽風景何如予拈經卷示之曰此雷陽風景也公  
歎異卽爲疏募刻海門周公任粵臬時問道往來  
因攝南韶屬修曹溪志粵士子向不知佛適周公  
闡陽明之學乃集諸子問道於予有龍生璋者聞  
予議論心異之歸謂其友王生安舜馮生昌曆曰  
聞北來禪師說法甚奇二子俱來請益予開示以  
向上事諦信不疑切志叅究二生素有德業相率

歸依日益衆自是始知有佛法僧矣此後法化大  
開三生之力也每憶達師許經之願其夏始構禪  
堂於壘壁間將擬大慧冠巾說法乃集遠來法侶  
并法性寺菩提樹下諸弟子通岸超逸通炯等數  
十人誦法華經爲衆講之至現寶塔品恍悟佛意  
要指娑婆人人目前卽華藏也然須三變者特爲  
劣根漸示一班耳古人以後六品率爲流通亦未  
見佛意耳遂著法華擊節右武性急烈負慷慨知  
敬僧而不知佛法將歸予送之舟中重下針錘公  
翻然大悟乃字之曰覺非居士示之以銘又作澄

心銘以警之

二十七年己亥

予年五十四春刻楞伽筆記成爲衆講一過乃印  
百餘部徧致海內法門知識并護法宰官且令知  
予處患難中未忘佛事耳粵俗固好殺遇中元皆  
以殺生祭先至時市積牲如積薪甚慘也予因作  
孟蘭盆會講孝衡鈔勸是日齋僧放生用蔬祭從  
者甚衆自後凡喪祭大事父母壽日或祈禳皆拜  
懺放生齋素未幾則放生會在在有之爲佛法轉  
化之一機也是年夏五月制府大司馬陳公移鎮

會城初下車未拜一鄉宦乃先遣候予頃之命取食器一百餘件俱最精者門下皆不知何用及設齋請予特出新器人人皆知其所重如此未幾請告歸是年秋摧使四出地方自此日多事惠州楊少宰復所公往與予有法門深契久以憂歸今秋乃訪之至之日公已卒於瑩所詰朝將入山公靈已至城矣予卽往視殮爲求棺槨值潮陽道觀察任公陪直指於惠陽請遊西湖登東坡白鶴峰而歸歸卽欲掩關却埽矣

二十八年庚子

予年五十五時權使初出狼戾暴橫官民不堪地  
方震蕩加以倭警人心惶惶予卽散諸弟子閉關  
絕跡粵人素苦閩海之白艚運米恐騰貴也時以  
爲亂新軍門閩人也公子舟次海上適大將軍請  
告將行稅使正畜意侵之偶有白艚數隻卽藉口  
以大將軍爲公子資行者嗾市民大鬩頃刻聚數  
千人投磚石打公子舟幾破圍帥府持戈相向甚  
急時三司府縣皆赴軍門行節禮會城無一正官  
卒無解救者勢變在呼吸也大將軍危之無已乃  
命中軍詣予關前求解予甚不可曰無神術也中

軍跪泣曰師卽不念兵主豈不念地方生靈乎予聞之惕然遂破關往謁稅使者從容勸化開曉其意使者聞予言果悟乃令自行招安以散亂民予先往大言於衆曰諸君今所爲欲食賤米耳今犯大法當取死卽有賤米誰食之耶衆聞之愕然頃令至帥府圍卽解會城遂以寧父老感予欲尸祝之時三司正在軍門飯聞報民作亂皆投筯而起及回業已安堵然皆知予之力也觀察任公聞之乃以書抵予曰愍師不出其如地方何愍師旣出其如愍師何予亦自知此後無寧日矣是年秋南



韶道祝公延予入曹溪予乘輿遂入山爲六祖奴  
郎新制府戴公知予安亂民深德之意欲一見諭  
大將軍將予往謁及見禮遇甚優畱款齋飯因辭  
往曹溪公遂願爲護法予是得安心焉

二十九年辛丑

予年五十六春正月予見曹溪四方流棍集於山  
門開張屠沽穢汚之甚積弊百餘年矣墳墓率占  
祖山僧產多侵之且勾合外棍挾騙寺僧無敢正  
視者予歎曰此心腹之疾也苟不去則六祖道場  
終將化爲狐窟卒莫可救矣予縱居此何爲哉熟

慮之無已乃往白制臺戴公公曰無難也予試爲公力行之卽下令本縣坐守限三日內盡行驅逐不畱一人舖居盡拆不存片瓦自此曹溪山門積垢一旦如洗公因畱予齋飯坐談公曰六祖腥羶予爲公洗之矣目前地方生靈塗炭大菩薩有何慈悲以救之乎予曰何爲也公曰珠船千艘率皆海上巨盜今以欽採資之以勢罷採之日不歸橫行海上劫掠無已法不能禁此其一也地方開礦採役暴橫掘人之墓破人之產在在百姓受其毒害甚於劫掠由是民無安枕矣爲之奈何予曰此

未易言也姑徐圖之採使者李公頗有信心是年  
秋至曹溪進香於六祖畱山中數日聞法甚喜予  
因勸爲重興祖庭布金檀越慨然力荷之徐密啓  
之曰開採爲害於地方甚矣非

聖天子意也採船急設約束期往來過限以罪曠罷  
開採盡撤其差役第令所司歲額助解進秋毫無  
擾於民可乎採使唯唯力行之由是山海地方一  
旦遂以寧公深感之以書謝予曰而今乃知佛祖  
慈悲之廣大也以此護法之心益切予因是得以  
安心曹溪是年秋開闢祖庭改風水道路選僧受

戒立義學作養沙彌設庫司清規查租課贖僧產  
歸侵占一歲之間百廢具舉

三十年壬寅

予年五十七是年重修祖殿培後龍改路徑以屠  
肆爲十方且過寮闢神道移僧居拓禪堂創立規  
制

三十一年癸卯

予年五十八冬十一月達觀禪師在京師遭妖書  
之厄逮下獄訊以爲予之故因此又及之予心知  
不克安心以待荷

聖恩寬之京院有通行是年侍者深光出家

三十二年甲辰

予年五十九春正月以達師之故通行至按院檄  
予還戍所遂去曹溪往雷州因憶達師云楞嚴說  
七趣因果世書無對解者予曰春秋乃明明因果  
之書也遂著春秋左氏心法

三十三年乙巳

予年六十春三月渡瓊海訪東坡椀榔菴白龍泉  
求覺範禪師遺跡不可得寓明昌塔院作春秋左  
氏心法序遊名山作瓊海探奇記金粟泉記夜望

郡城索然若無人煙唯城西郭少有生氣予因謂諸士子曰瓊城將有災急禳之人以爲妄及予渡海方半月地大震城東壁連門陷城中官舍盡傾塌明昌塔倒壓予所居樓盡碎予行時士大夫苦畱之予不肯止若不行則亦爲灰粉矣月夜渡海觀瓊之勝概予以爲仙都乃十洲之一云夏四月制府檄予回五羊秋七月至曹溪去時祖殿已拆修造工未止歸則完者十之六七所負工料將千金毫無出予化兩內使者施盡償之是年修五羊長春菴爲曹溪廨院爲六祖辦供之所冬十月侍

者廣益廣攝出家

三十四年丙午

予年六十一春三月度嶺至南州候丁右武謝張相國洪陽公以予在難時公居亞相知予之難始末最詳相與一時力救之予心感焉故往謝公欣然道故請予齋於江上之閒雲樓邀諸鄉友陪坐公曰人皆知愍公爲僧中一大善知識不知大有社稷陰功也衆聞之悚然問公公言其概一座動色回過文江訪鄒給諫畱數日至章貢陳二師將軍畱署中病朞月有臥病詩十二首歸曹溪秋八

月一

皇長孫生有一恩赦凡在戍老疾及誑誤者俱聽辯  
明釋放予在例乃往告軍門准行勘復之雷州道  
勘明應赦按察司類造候題遂開

三十五年丁未

予年六十二春三月予告回籍軍門檄韶州安置  
曹溪予住山中時得爲諸弟子說法是年注道德  
經成予幼讀老子以文古意幽切究其旨有所得  
俗弟子請爲之注始於壬辰屬意每叅究透徹方  
落筆苟一字有疑而不通者決不輕放因此用功



十五年攜於行間至今方完

三十六年戊申

予年六十三議修曹溪大殿春二月馮元成公任嶺西道因訪予入山宿夜夢大士現身有感詰朝殿禮佛至大士前見兩棟摧朽驚謂予曰何不修此予曰工大費多力不及耳問費幾何予應以若干公曰無難也吾試爲之歸白制府戴公公曰殆哉見孺子將入井必匍匐往救之况佛菩薩處此危地不動心非天也乃詰所費卽以予言告公曰猶未也卽屬南韶道往勘估計且令請予面議予

往見之公慨然欲獨爲鼎建予告曰若勞公家之費恐不便苟依法門故事請以募衆爲之公屬嶺西道爲疏十二簿三司道府各置一扇隨意施捨總會於府解歸於一無庸歸僧如此則不勞而易集公從之不期月而集將千金予躬往西粵采大木至端州制府畱修寶月臺乃別委官采辦冬寶月臺成予作記材木俱積於端江之滸次第運之冬十一月初安南賊破欽州戴公請王師遠討因覈論罷

三十七年巳酉

予年六十四春二月予自端江運木回阻風於羚羊峽遊端溪有夢遊端溪記木運至濛江予回寺方集衆經營衆中一二不肖者遂作孽抵牾因鼓衆爲亂如叛民予見而歎曰此予重違佛教乃着相之過也衆方鼓噪予獨坐堂上焚香誦金剛般若以前但誦文實不解義至是恍然有悟乃注金剛決疑稿成衆寂然不肖者不信予心益危懼遂訟於按院准行司理予是時卽飄然出山聽理船居於芙蓉江上者二年資斧已竭別駕項公焚泉袍關於浚泚邀予往江行遭風破舟及至復大病

幾死公延醫力救之及回郡乃臥病於旅邸將期  
年

三十八年庚戌

予年六十五是年臥病旅邸秋七月直指按部至  
郡訊及予司理聞之方爲理反坐予罪直指大不  
然駁之云某有大功於六祖向所捨爲常住計者  
今姦僧得利而反罪之是謂平等法門乎復行本  
道嚴究之由是本府親詣山中按僧之所開狀逐  
款審之盡妄言無當所誣侵常住八千餘金予初  
立常住庫司清規置有號票凡一應錢穀收支有

監寺書記秋毫出入皆執號票爲據不妄發也至是當官研覈查算以號票爲準無分毫及予者時上下內外方信予之不妄也事乃白當道重怒其僧再三請予畱住山中予心已厭倦力辭之寓五羊之長春菴

三十九年辛亥

予年六十六春三月居端州鼎湖山養疴初奉一赦候一題向無按院覆一命故延至今復奉重勘明始注銷聽自便時諸士子相依請益述大學決疑四十年壬子

予年六十七居長春菴爲弟子講起信論八識規矩乃述百法直解以法華擊節文義聯絡不分學者難會乃着品節

四十一年癸丑

予年六十八居長春菴夏爲諸弟子講圓覺經方半卽發背疽醫不能治幾危大將軍漢冲王公業爲予治後事粵人梁杏山者酒人也素以醫瘍名偶至視之曰甚矣少遲則莫救矣幸安心無傷也乃純采草藥以敷之隨手奏效猶如弄丸刻期取效至冬乃痊予爲文以謝之此疽蓋自初坐禪時

所發知是寃債以誦華嚴經告假者每向於書寫  
讀誦華嚴則竊發隨禱而止卽至粵中已兩舉不  
成患在身四十八年矣初起時偶忘之且不知爲  
疽遂成大疾其寃業酬償蓋以身試之不爽也十  
月疾愈初與衡陽曾儀部金簡有南岳休老之盟  
書以十數未能也今以書來請遂杖策而往乃去  
粵初予至粵時法性弟子相從者數十久之漸零  
落唯通炯超逸風波患難疾病相從未離左右今  
將行皆不捨願從之炯尚有羈少遲之擔簦以從  
是年十一月至湖東先是弟子福善攜侍者深光

北歸探親至是不數日亦追至

四十二年甲寅

予年六十九春正月遊德山禮祖有詩四首訪馮  
元成公於武陵會龍叅知朱陵受榮王齋大善寺  
衆僧請受戒馮公與諸同道各捐資修曇花精舍  
夏四月還湖東聞

聖母賓天隨建報恩道場有一恩詔乃對靈龕披荆  
謝恩還僧服因痛哭曰悲哉檀越往矣本寺之願  
已矣豈待再來耶楞嚴經自東海立意著通議久  
蘊於懷未暇述今夏五月方落筆五十日稿遂成



十一月精舍成有山居詩度侍者慈力

四十三年乙卯

予年七十春爲衆講楞嚴通議夏四月著法華通義以雖有二節全文尚未融貫故重述之五十日稿成纂起信略疏秋八月遊南岳中秋日登祝融秋九日馮公自武陵移守湖南陪遊方廣寺回巡道吳公生白過訪湖東談及楞嚴吳公大喜卽與諸屬捐資刻之禮八十八祖道影吳公大讚歎乃命畫士臨小像冊請予各爲傳贊馮公赴任未幾卽請予遊九疑冬十月至零陵畱過冬於愚溪

四十四年丙辰

予年七十一春正月歸自零陵方遺民從宦遊歸  
依於湖東命名福心更初達觀禪師入滅之次年  
予弟子大義請靈龕回南緇白弟子奉供於徑山  
之寂照菴今一紀矣予難忘法門之義向欲親往  
一弔故香亦未遣也適聞葬必欲一往將行花藥  
寺衆僧請齋爲續法系遊梅雪堂弔遜菴宗師夏  
四月離湖東有去南岳解嘲詩鄺慕一方遺民何  
仲益諸子送至樟木市五月至武昌會段給諫幻  
然禮大佛遊九峰六月至潯陽遊東林有懷古詩

登匡廬弔徹空禪師避暑於金竹坪註肇論因見  
其山幽勝有歸隱之意徧覽無可居者七月遊歸  
宗登金輪峰禮舍利塔有詩有僧以五乳相送爲  
靜室予登覽觀其地不廣而其境頗幽遂受之江  
州邢來慈居士達師之弟子也願爲布金檀越故  
予有投老之意焉浮梁陳大參赤石公至山相訪  
聞予有意匡山亦願爲護法秋八月出山至黃梅  
禮四五祖訪汪司馬公入紫雲山畱旬日汪公願  
作匡山建造檀越別去相城訪吳太史觀我吳中  
丞本如欲建如意菴以畱遊浮山截江登九華十

月初抵金沙于王合族與東禪浪崖耀公迎之居  
頃卽之雙徑石門顏生之居士候迎於吳江乃過  
其家士備齋資以隨行長至月望至寂照十九日  
爲達大師作茶毘佛事先爲文以祭之預定是日  
無爽識者異之二十五日手拾靈骨藏於文殊臺  
弟子法鑑隨建塔予爲塔上之銘以盡生平法門  
之義焉遂畱度歲時爲禪堂衲子小叅有叅禪切  
要鑑公請益相宗爲述性相通說諸請益者各說  
有法語作檐板誦粵弟子通岸先別獨超逸同諸  
子福善法孫深光廣益廣攝慈伴行

四十五年丁巳

予年七十二歲春正月下雙徑弔雲栖時緇白弟子千餘人久候於山中畱二旬每夜小叅聞法各各歡喜發揮蓮池大師生平密行弟子聞之至有涕泣謂予發人所不知者乃請作塔銘回時玄津法師壑公同通郡宰官居士金中丞虞吏部翁大參諸公請畱淨慈之宗鏡堂日繞數千指爲說大戒作宗鏡堂記諸山各路名德法師俱集於湖上問法各申詰難時謂東南法會之最勝昔所未見也乃遊靈隱三竺西山諸名勝贊揚放生三池乃

行城中宰官居士具舟放生餞別於湖上且具狀  
請畱雲栖乃有三年之約遂行凡一過所經諸作  
玄津壑公譚生孟炯彙爲東遊集四卷刻之回至  
吳門巢松一雨二法師請入花山遊天池玄墓鐵  
山諸勝寒山趙凡夫嚴天池徐仲容姚孟長文文  
起徐清之諸居士設供於山中馮元成申玄渚二  
宰官齋於家將行弟子洞聞漢月久候錢太史受  
之親迎至常熟遂至虞山信宿太史送至曲河賀  
知忍父子姪候於奔牛之三里菴請畱園中結夏  
力辭之送至京口受三山緇白齋罷卽返匡山五

月一日過白下江上一宿見一二故人卽揚帆而西五日至蕪湖劉繕部玉受款畱作吳夢記說崔吏部鶴樓追晤江上五月十六日舟次星渚抵歸宗寓居未幾時汪司馬公業先具資爲予修靜室六月十五日弟子福善經營五乳開土於十月終始成一室乃得安居爲衆講楞嚴起弟子超逸閑死關於金輪峰

四十六年戊午

予年七十三是年修佛殿禪堂三月浮梁陳赤石公入山結中素鮑公我齋夏公爲十友助修造資

冬十二月殿堂成

四十七年己未

予年七十四春正月粵弟子通炯至遂開堂啓諷  
華嚴長期爲衆講法華楞嚴金剛起信唯識諸經  
論命炯首衆秋七月以五乳爲十方養老常住八  
月望予閉關謝事故遠公六時刻香代漏專心淨  
業每念華嚴一宗將失傳清涼疏鈔皆懼其繁廣  
心智不及故世多置之但宗合論因思清涼乃此  
方撰述之祖苟棄之則失其宗矣志欲但明疏支  
提挈大旨使觀者易了題曰綱要於關中批閱筆



削始冬於關中爲衆講楞伽起信

四十八年庚申

卽泰昌元年

予年七十五春課餘侍者廣益請重述起信圖覺直解莊子內七篇注夏病足痛前任分巡衡陽吳公轉粵臬入曹溪禮祖託山中弟子寄乞諸祖傳贊予病中爲纂傳七十一首各系以贊親爲書之初予去曹溪之南岳住匡山業已八年而曹溪衆僧深思予歸堂主本昂等往來問訊十數欲請之而未能也吳公赴任便道入山見予重興之功嗟歎久之衆僧因具白所以思予歸請不能之狀吳

公欣然爲作護法卽具書往請合山大衆及本省鄉縉紳居士同具狀昂同二三者舊至匡山哀乞予時以病謝

天啓元年辛酉

予年七十六春弟子侍御王安舜入山問訊夏爲衆請講楞伽時前任本道祝公亦轉粵海道同吳公具書再至予又以病謝是年冬又爲衆講楞伽肇論起信

天啓二年壬戌

予年七十七春正月粵弟子孝廉劉起相陳迪祥

陳迥純梁四相入山問訊起相與四相相伴山中  
住半載爲講楞嚴起信金剛二月東吳弟子方遠  
隨至同作休老計秋七月王侍御復入山親請歸  
曹溪不諾時力提華嚴名綱要草就吳公朝覲回  
又遺書意更切韶陽太守張公特書專堂主昂至  
予情不獲已意必一往於是年冬至月十日出匡  
山過螺江會太史蕭拙修劉韶也劉轉華馬季房  
曾堯臣賀可上鄒端侯諸居士過虔城江上會寧  
都蘇孝魏期諸君齋於江上有詩贈別度嶺  
過集龍菴會劉敬一諸故人十二月望入曹溪合

山僧衆羅列香花如獲母

天啓三年癸亥

師年七十八居曹溪禪堂春正月郡守張公入山  
問訊三月省城法性諸弟子至師時專以法施爲  
心四月爲衆說戒講楞嚴起信等經論秋七月又  
爲衆說戒十月初四蕭宗伯玄圃公應詔北上入  
山見師欣然畱連且爲師卜壽穴劇談一日夜甚  
歡出山師卽示疾初六日侍者廣益省城回云來  
得恰好韶陽太守張公親入山延醫調治初八門  
人超逸至云再兩日不得見汝了師知幻緣將盡

藥劑不服十一日巳時別張公申時飲水沐浴焚香示衆曰大衆當念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一心端坐而逝於時百鳥悲鳴四衆哀號不已星夜毫光燭天隔山之人咸疑寺中火也三日面色如生髮長唇紅鼻端微汗手足如綿蕭公聞訃悲慟久之卽移書南韶二郡公爲師建塔及造影堂先是師離匡山畱首座通炯於五乳調理大衆至是三遣書促歸中有云汝早來一日便是一日來老人餘日無多力矣炯得書遂忙忙南還十月朔日抵曹溪師見之喜動顏色且云來得好遲時恐汝懊悔

了炯初不會其意連日侍立所聞所叮寧者皆佛法大意惓惓以法門無人爲歎提撕者又極緊切語去期已先露於炯未歸之前矣

大師年譜自序實錄向有手筆草藁爲大師首座寄菴通炯所藏炯師歿後法孫今照今光住海幢寺華首和尚從二僧取得此藁繕寫封寄今遵依元藁付梓天啓三年癸亥實錄乃大師入滅後上首弟子福善等續記附刻於後以大師爲中興龍象一言一行關係人天眼目文取足徵事實傳信不敢扳緣葛藤添附蛇足以滋

法門增益之謗後有正眼幸鑒別焉戊戌孟夏  
佛成道日海印弟子錢謙益槃談謹書

憨山大師託生辨

湖南顓愚衡公作曹谿中興憨大師傳盛談靈異宿  
生爲陳亞仙歿後應現爲蕭公子諸方頗疑其誕天  
童木陳忞公見聞雜記云大師託生桐鄉爲顏司理  
俊彥少兒三歲不語一日呼其父名曰汝我前身弟  
子也司理登第授官廣州皆先知之病痘不起召魏  
學使浣初至榻前執手道故囑撰銘證明末後事余  
讀而心訝之學使余里人也大師東遊未嘗握衣禮

足安得奇執手道故之事司理屏居石門馳書達詢  
其詳遂召崇禎二年七月南華僧智融本昂仲報文  
牒及塏記石本寄余僧牒曰二公子示現童真于菩  
薩家能令眷屬割世間恩愛作茶毗佛事火浴後頂  
齒不壞舍利無數大者如彈丸小者如菽色如日瑪  
瑙扣之鏗狀有聲海衆共觀歎異曰是月二日酉時  
安厝靈骨建塏于先大師塏院之左至人出生入歿  
遊戲自在豈先大師遺蛻返匡山現此金鑠還鎮祖  
庭抑亦山中耆季宿乘願力來住此道場耶塏記則  
曰顏氏子名祉小字虎子生于天啓六年丙寅二月



實大師示宗後三季生四歲而殤司理之官日虎子  
私語家人吾乘便得往曹谿矣曰此言證知大師再  
來若恣公所載呼名叙昔云云則未之前聞也司理  
父子家業歸心信根牢固生生居士常夢護伽藍神  
趣迎賓頭盧越翼日大師至止慈容泐筵宛如昔夢  
司理爲書生大師摩頂記荊比爲廣理申明大師規  
約復其侵田虎子以信心入胎自求父母良非偶狀  
也童真示現各各所表吳粵迭來表法界一地故痘  
疹發香表染淨一如故靈骨不損表靈相具足故四  
歲夭折表已入鳩摩羅地故歸骨塋院表依止大人

故此則積劫熏修彈指幻化不可言思惟測度也若  
言是因緣證成爲大師再來則竊謂不狀何也古來  
佛祖應化入胎人天轉輪事非聊爾裁察再世遘浣  
衣言寄生宣老六季仗白雲而勘辨莫不付囑相應  
機感歷狀而今無是也吸引緣熟啐啄時同雙峰之  
香煙猶指五乳之真身有歸吾謂是子也多生此世  
必入大師室著大師衣受大師戒遣來作使告報異  
生卽事徵理無可疑者嗚呼我大師人天之師末法  
中第一龍象也未後轉輪法門一大事因緣也僧徒  
無識縈心香火指法城爲首丘認寶坊爲華表章句

小儒眼如針孔景掠李源圖澤身前身後剽語緇白  
郵傳寐言夢斷海形牛迹不已遼乎俗語不實流爲  
丹青吾懼後之修僧史撰佛錄者採獵異聞而訛濫  
正信也既屬恣公門人告于其師請爲刊正而又書  
其說詒南華僧鏡諸堦院昭示後人俾勿惑歲在庚  
子四月望日海印弟子虞山錢謙益槃談謹述

憨山老人夢遊卷四十一上

終

憨山老人夢游集卷四十下

虞山私淑弟子毛晉編較

附錄

大明廬山五乳峰法雲禪寺前中興曹溪嗣法

憨山大師塔銘

有序

余小子廣淪賓之在中秘也偕同叅數子請益牢山  
憨公于龍華精舍蕭宗伯玄圃暨吾家司馬體中與  
焉所聞非帝網之十玄則祖燈之五葉而師特以體  
究念佛爲露地兩輪後十年入粵而皖江之素復我  
又後二十年入吳因體中而浮渡之鼓振我於是余

始能游師之籓悉秘現湧沒順逆種種影事又七年  
玄圃徑曹溪而北及送師于懸崖明年而余得請幕  
府何公克以師蛻還五乳也又明年上首福善瑩石  
爲楮而奉師自著年譜使余吐舌爲筆余受卒業者  
三而龍華浮渡之會儼然未散矣師法諱德清慕清  
涼法界之玄故字澄印別號憨山乃選於五臺之音  
以喻狂性之歇者也系出金陵蔡氏考諱彥高妣洪  
氏夢觀音抱送而孕誕于嘉靖丙午孟冬之旬有二  
日白衣重包十年辭家依報恩寺主西林和尚使法  
孫俊公爲之師十九禮棲霞雲谷大師薙髮受具二

十六北游出入燕晉得自在三昧于臺山三十八遯  
跡東海之那羅延窟久之得六種就踰五十放于嶺  
南而以出家優婆塞大振曹溪之鐸——覃恩游遠架  
裘著身而師年六十有九矣又三年反自吳營菟裘  
于廬山五乳峰下刹曰法雲以養十方之老居數歲  
復如曹溪當年之七十有八臘之六十是爲天啟癸  
亥先于懸弧者一日而示寂焉師丰儀慈滿神情凝  
定望之似阿羅漢初就外塾而母督之嚴徐而察焉  
知非池中物也從吏若翁以裂愛網而師之酬罔極  
也卻十鑑之供于山陰藩邸獨拜——孝定皇后之賜

泥金和血以塗雜華攝二老于香幢光蓋其省覲也  
闕于報恩藏輪三宿子舍有法喜而無情怛君子曰  
生之成之是謂聖善熏之變之是謂潔白世間慈孝  
其海之一漚而已矣北講之涉天塹也自無極之說  
華嚴玄談昉也南禪之反故鼎也自雲谷之付念佛  
公案昉也兩大士口光交灌師頂不驚不溢身恒晏  
坐華藏道場而清泰法王若二法王子入于淨念猛  
心如形斯鑑其養之專也乃至行于都市不見一人  
知其解者以爲密雲尚往他日更于肇公似昔人非  
昔人義得未曾有所謂旋嵐常靜江河不流證之目

前一一諦了而七歲時生來死去之疑溘然水釋其  
偈曰生死晝夜水流花謝今日乃知鼻孔向下得宗  
通之相一卓錫臺山略杓岸頭聞機數反久乃不聞  
吹萬之誼雪窟頭陀酬對以目菜羹米汁旬啖一升  
念息塵忘立而喪我者不知幾日暮也其偈曰瞥然  
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洞徹翻身觸破太虛空萬  
象森羅從起滅得宗通之相二牢山之會心也海天  
雪月互影交光三昧現前無入無出其偈曰海湛空  
澄雪月光此中凡聖絕行藏金剛眼突空華落大地  
都歸寂滅場得宗通之相三又後三年靜中機發不



因心念意在舌端其偈曰煙波日日浸寒空魚鳥同  
游一鏡中夜半忽沉天外月孤明應自混驪龍所謂  
月落後相見是耶非耶得宗通之相四蓋自是迴真  
入俗而有省觀之濟妙喜大悟拾八小悟無數箇中  
冬煖惟師自知意者菩薩根力次第增上明妙安樂  
恒與王所相應故華嚴之在筆端也六字佛名心手  
相得卽一點無空過者而客主周旋語不愆忘文無  
亥豕妙法蓮華回向一慈聖亦若是則已矣臺山無  
遮之會日更供具席以半千坐滿萬人皆師陰爲擘  
畫如時而給剝啄無聲所與首事妙峰登公了不知

其來處當事之嚴不交曉者九旬以水代殮者七日  
其去以匝月息者也借曰壯齡則耄期而徑余邑屋  
矣雲興瓶瀉脅罕至席不睹其倦于勤也嘗間行海  
南訪子瞻寂音故蹟而望郡城生氣獨據西隅趣行  
北渡而瓊州地震存毀具如師言永嘉詮定初日引  
起後曰辦事師其二之中乎臺山之悟四顧無所容  
決而以現量寓目首楞嚴王八閱月無用心處其在  
那羅延窟則楞嚴懸鏡半燭而成亦無用心處門人  
曰盍使一一文句消歸觀心師領之楞嚴之有通議  
自此昉也嘗以四法界觀說法華于嶺南至現寶塔

品喟然嘆曰佛意要指娑婆人人目前卽華藏然須  
三變淨土者曲爲鈍根漸示一班耳從是法華之有  
擊節有品節有通議自此昉也折蘆孤唱楞伽握符  
栽松代興金剛司契而師照以楞嚴之鏡則無門之  
門無住之住皆若有啟其鑄者以故楞伽筆記和人  
目爲流徵之音而金剛決疑則雖空生再來固當相  
視而笑華嚴一宗往往迷清涼之廣而耽方山之略  
不知廣之可以略也五乳一關三周寒暑疏之綱要  
其將與合論並珍如是種種說通之相布在方策覩  
煙悟火宗通歷然誰謂與不傳者俱往而法雲之漏

刻之以香課佛名日至數萬圓頓交叅禪土雙妙兩  
大士最初結束撩起便行直向山眉海目繞錫三周  
作一宿覺豈不真勇邁終古大丈夫哉韋編珠笈初  
以爲前茅中以爲副乘卒以爲輔車於是作中庸直  
指大學決疑著春秋左氏心法道德南華內篇爲智  
度善巧而鬼神情狀表章丘明曰夫夫冥叅魯竺之  
心法也東粵周叅知舉大易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以  
質師曰是吾宗所謂不屬生死一著子也叅知躍然  
更爲諸弟子暢其玄義而師以西伯爲東諸侯主矣  
蓋西林翁嘗鈍置師以世諦使侍臯比故於二酉多

所漁獵法書韻語少作功力美秀夙成事辭之文居然良史而非滿字莊嚴一乘鼓吹無述也王大司徒弇州屬以慧業建纒得其所謂夷然不屑厥仲奉嘗贈以晤言曰可知王逸少名理讓支公而汪左司馬南溟則悲五宗衰相聲輓力推岌岌乎爲徑山中峰之室俛得之矣伏牛法光和尚師目之宗門香象自慶小穴小友畜師勉以離心意識叅出聖凡路學而師時已得肇公意旨北臺影師言庶幾獨怪其吟哦不停以爲魔著間而請焉報言驟發悟機而有物據我舌本爾時恨不遭鉗錘毒手痛棒熟眠以至此

耳師心識焉館于胡臬憲順菴之署強可覓句遂不  
得休念光師之魔且至寢不成寐跣趺坐忘起問居  
諸而數盈于把矣故終其身於無礙辯才而得自在  
師之升聞于——慈聖也爲——聖躬禱也其作無遮道  
場也爲——皇儲禱也居一年——貞皇應河清之瑞而  
誕唱導之侶妙峰大方咸被寵錫而獨師逃之海濱  
求華嚴菩薩住處所謂那羅延窟而谷隱焉——慈聖  
多之建寶坊于西山以召而弗之敢往也——賜金百  
五十鎰以繕阿蘭而弗之敢拜也無已請如漢汲黯  
矯制事果山以東緇黃鰥寡囚繫之腹而有司者策

書以報——慈聖愈益多之藏函——寶璽有隕自天以  
草昧故皮于他已又——勅宮嫔之勝任者布金有差  
而觀音菴之廢墟——賜額尚方稱海印禪寺矣於是  
有挾隆隆而耽視茲土者號無賴黃冠百餘輩稱引  
宋七真故宇以爲訟端萊守有聞於李中丞將致辟  
而首難者露刃偪師談笑道之立解偕行數百武其  
黨疑與師購將倒戈師更與入市啖以瓜果一郡盡  
謹謂方士殺僧矣師乃明其不然卽渠魁無使滅耳  
第盡驅越境而已其以德報怨類此而往者報恩殿  
廊之燼也師與雪浪恩公矢以一期戮力及奉——勅

藏還寺而舍利窳堵出光明橋以迎貝氎師因入謝  
請一慈聖日減膳饜需隆棟久之事有端矣戒于島  
夷遂不果而中貴人之與轉藏輪者嘗以毗睚得過  
一上左右衆鑠之謂其監緣飾佛事多壑帑金而詐  
稱黃冠揆已事鳴登聞以訟有一旨逮師及中貴人  
對簿一詔獄師內空其心而外侃侃言事請覈內府  
則賑饑之籍固在而他無所得其漏卮釋憾于中貴  
人者本不欲患師更以所稔顛末其廣貞狀一上意  
浸解坐私建梵刹戍之雷陽而諸刹之蒙悉檀于  
慈聖者雖往來厲而億無喪矣故相張洪陽先生稱



其難棄能棄難忍能忍以能幽贊——神廟之孝爲——  
社稷功亮夫師於般若香光固是雲谷老人安上鼻  
孔臨岐偈授亦自不無妙峰恩公一臂臺山遂作暮  
雲春樹清風匝地何之非早歲墳塋而師所描邈于  
飛雪之鑪暹風之斤狎主之軟亦不啻三鎧甲龍從  
涅槃起矣紫栢大師於世罕所許可而獨輕千里之  
駕于堅牢晉琬公塔院之會送難通理一坐四旬于  
宇內法喜無兩其示寂園扉雖颺颺輩毒于含沙而  
本所懷來固未嘗不在雷陽築戟之下也雙徑之遊  
雖微上首鎧公固當已事過往愆期有待而適會紫

栢以舍利遷爰及閣維銘諸堅白其斯以爲方外素  
交揚厲雲棲證知吾師蓮祖爲法華地湧中人而浮  
山朗目智公亦以旋陀羅尼與作點睛手則予小子  
竇竊負法壘蝨弧漸騰而附青雲上矣師謂紫栢瀾  
之濁矣維泉之味及吾兩人之未髦也左提右挈以  
爲曹溪滌除宗門其有興乎左股旣夷壯馬是急故  
紫栢自曹溪如燕而師度嶺已還乃心罔不在祖窟  
筮之以周臬憲海門而曹溪志成鎮之以戴制臺而  
屠沽之肆一灑狙獠虎冠兵奴我苾芻蠶食我疆里  
者令不崇朝烏散鬼匿招提改觀於是乎範之以律

儀經之以出入守之以典籍潤之以法流育之以義  
學如是者數年寶坊輪奐浸假若新最後有事于大  
雄寶殿而一二黠悍師蠹惡其害已歛張群譟將以  
一矢加遺而師方晏坐誦金剛般若深解義趣愉愉  
如也譟者心忤已退而不釋然乃因制府之罷誣師  
掠用常住物愬御史臺流寓二年司理錫之鑿帶直  
指弗是也下郡徵典守節符會之秋毫無爽乃褫訟  
者服以竄而曹溪之蠹裕矣師之少也受遺西林翁  
獨以心計償兩世逋負緡至于於無遮之會而竣籍  
其羨以畀塔院寺主大方貲至萬知以恬養勞以謙

牧發機于所不得已而藏用于所不可知驥稱其德而力倍凡馬無筭矣雖報恩之籌以師命輟海印之績以城社隳南華之墉以裨販圯而師惟心之士悲智妙嚴豈復有乏少耶貴璫之濫于權也藪盜叢姦不可嚮邇差幸有浮慕于福田而師受戴制臺請與爲嬰兒其應如響於是稅使者窘于至期迫不得所欲而黃白之治受成有司民不知有履尾之啞白艚遺粟食民而騰粵糴邦人患之而戴公胤子將歸溫陵其行也與白艚會于時權使有憾于將軍則多族市井豪謹以媚寵胄士之告急于師者再矣師方安

居扉爲之啟從容諭衆而欲得賤糴耶今罪在大辟  
糴雖賤誰當食者衆怒少怠而急白樵使者出令寧  
反側心且明非胤子之過匡圉閔然蓋師輕身以先  
持戟使師泣大鑿宗盟而師脫載鬼之弧納用缶之  
牖無烈俠氣有烈俠功所謂動刀甚微誅然已解進  
乎技矣師毘尼純白廉而不剝門庭在雲棲紫栢之  
間德充之符迨之而悞幢折疑城頽瞋劔墮出要谷  
諏不惜四楞著地惻乎惟恐人之不有之也踪跡半  
天下所至登羯摩之壇升白樵之座以數十會計東  
齊南越法化久湮佛種幾斷而自其得師也若醯雞

之覩天地熏于一嚴誓于九品乃至孟蘭放生諸白  
淨行無冠笄童耄翁如也別傳之宗時復爲利根者  
買勇而齒牙無畏投芥于鍼使清涼之區得遵累  
朝憲章弛于任土而大木終其天年爲官家佛法僧  
物寺主取大邑人無災用脫桎梏居然五天之郭一  
郊鄙矣——今上毓于青宮——詔戍士之老疾詿誤者  
陳情而宥師有二焉首尾覈奏凡六年乃聽自恣而  
——慈聖之爲——孝定也臨于湘東大作佛事然後免  
妙喜之冠反棲賢之園而師初行脚時所銘一鉢一  
衲雖豐城之與延津弗若矣師所莫逆海內賢豪無

慮百數而天隨風負則北之胡南之戴爲尤湖東練  
若以曾儀部金簡爲三年淹五乳十檀則汪少司馬  
靜峰執其牛耳是時名刹之虛左者桐鄉之浮渡以  
堂金沙之東禪以構其曰塵尾是瞻武陵雲棲則萃  
通國之懽以請禪講勝流剝心暱就美盡東南而竟  
爲廬阜之岑寂所肩已復爲曹溪之謳吟所吸人以  
爲疲于津梁而師固未嘗下臺山之座也總其樂說  
無礙之辨曲示單傳而鎔入一塵法界似圭峯解脫  
于文字般若而多得世間障難似覺範森羅萬行以  
宗一心而嚴無生往生之土又似永明雖正令寂寥

稍似婆心太熱亦或觀時逗根不忍法堂前草深一  
丈耳先甲曰辛以革其面後甲曰丙以蔚其文二十  
年以來飲光之華徃徃於吳楚間振其夕秀瀹曹源  
者豈曰無庸師可報紫栢干淨土矣書華嚴時夢與  
登公謁清涼國師于千金剛之窟而慈氏法王亦乘  
率陀樓閣影現夢心錫以策文曰分別是識不分別  
是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佩斯印也  
以游世間所謂善能分別一切法於第一義而不動  
蓋師之所從來深遠矣年譜之筆絕于癸亥而專以  
法施爲心六字其末後句也前化及之三句徧謝申



警若將遠行且各留楮墨爲別衆以師眷眷法雲也  
判袂玄圃而小不豫矣侍者以遺教請至心念佛而  
外無他囑也初度欲臨而張韶州奉紫叵羅衣爲壽  
清言浹日歡若生平日中而驪駒叱馭日晡而白牛  
說駕矣二時暖于頂三日汗濡于鼻觀貌如生而遙  
矚其瑞相者謂招提且大最後供通曰內外諸法空  
洞一如何去來之足問然則叅雲谷時所覩三聖對  
現色身漚滅空澄了無所得永明有言生則決定生  
去則實不去刹那際中去齊而送者徙市去越而慕  
者傾都去震旦而哀者撼丘陵榮者雕金石如夢乍

醒不消一咄矣緣熏習影重重無盡而出纏弟子曰  
福善某某等在纏弟子曰卽墨黃生納善某某等五  
羊馮生昌歷某某等服勤請事助轉法輪皆其盛者  
也于師臺山願文四攝衆中固是恒河沙一數而黃  
生剡臂爲燈以蘄反錫痂癩作大悲形衣髮皆具首  
楞嚴觀晝夜一蒲勤勇坐脫可謂竒中倍人下逮余  
小子寶啖法乳于名字之初灑心血于窅堵之後雖  
步趨未也共相與力倘亦有不可思議者焉師瑰意  
竒行著于年譜不可殫書所著復有心經直說圓覺  
經解起信疏略起信直解百法規矩直解性相通說

肇論註八十八祖傳贊方便語叅禪切要觀老莊影  
響論憨山緒言夢游集若干卷並行于世銘曰一觀  
師舌相渝三紀而不能挈其廣長摸師睂毛亘三旬  
而不能知其亡聽之以心今失頓呻之師子游之  
以目今得廻旋之象王其語無聲其默孔揚其形不  
疲其神不傷璞三刖而爲璽金百煉而彌剛禮師塔  
也皮相者以爲化城之幻迹而心服者以爲寶所之  
慈航 賜進士出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  
菩薩戒弟子皖舒廣瀾吳應賓頓首拜讚

大明海印憨山大師廬山五乳峰塔銘

我——神宗顯皇帝握金輪以御世推——慈聖皇太后  
之志崇奉三寶以隆顧養——上春秋鼎盛前星未耀  
——慈聖以爲憂建祈儲道場於五臺山妙峰登公與  
憨山大師實主其事——光宗貞皇帝遂應期而生於  
是二公名聞九重如優曇鉢華應現天際妙峰不出  
王舍城大作佛事而大師有雷陽之行其機緣所至  
橫見側出固非凡情之可得而測也大師之遷化於  
曹溪也大宗伯宣化蕭公親見其異爲余道之已而  
南海陳迪祥以行狀來謁余表塔余曰有吾師宣化  
公在他日請爲第二碑又明年乙丑其弟子居廬山

者曰福善奉全身歸五乳而留爪髮於曹溪走書來告曰大師東遊得子而憇曰刹竿不憂倒却矣燈炮月落晤言疊疊所以付囑者甚至塔前之銘非子誰宜爲余何敢復辭謹按師諱德清族蔡氏全椒人也父彥高母洪氏夢大士抱送而生七歲叔父死屍於牀問母從何處去卽抱死生去來之疑九歲能誦普門品年十二辭親入報恩寺依西林和尚內江趙文蕭公摩其頂曰兒他日人天師也十九祝髮受具戒於無極某公聽講華嚴玄談至十玄門海印森羅常住處悟法界圓融無盡之旨慕清涼之爲人字曰澄

印從雲谷會公縛禪於天界寺發憤叅究疽發於背  
禱護伽藍神願誦華嚴十部乞假三月以畢禪期禱  
已熟寐晨起而病良已三月之內恍在夢中出行市  
中儼如禪坐不見市有一人也雪浪恩公長於師一  
歲相依如無著天親嘉靖丙寅寺燬於火誓相與畜  
德俟時以期興復師旣歸然出世而雪浪卒爲大論  
師修治故塔稍酬誓願焉師嘗聽講於天界厠溷清  
除了無人跡意主東淨者非常人也訪之一黃面病  
僧目光激射遂與定叅訪之約質明則已行矣卽妙  
峯登公也師以江南習氣軟暖宜入冬冰夏雪苦寒

不可耐之地以痛自摩厲遂飄然北邁天大雪乞食  
廣陵市中曰吾一鉢足以輕萬鍾矣抵京師妙峰衣  
褐來訪須髮鬢髮如河朔估客師望其眸子識之相  
視一笑叅徧融貞公融無語惟張目直視又叅笑巖  
巖問何方來曰南方來巖曰記得來時路否曰一過  
便休巖曰子却來處分明遊盤山至千像峰石室見  
不語僧遂相與樵汲度夏時萬曆元年癸酉也明年  
偕妙峰結冬蒲坂閱物不遷論至梵志出家頓了旋  
嵐偃嶽之旨作偈曰死生晝夜水流花謝今日方知  
鼻孔向下峰一見遠問師何所得師曰夜來見河中

兩鐵牛相鬪入水去至今絕消息峰曰且喜有住山  
本錢矣遇牛山法光禪師坐叅請益法光發音如天  
鼓師深契之送師遊五臺詩云雪中師子騎來看洞  
裏潛龍放去休且曰知此意否要公不可捉死蛇耳  
師居北臺之龍門老屋數椽在萬山水雪中春夏之  
交流澌衝擊靜中如萬馬馳驟之聲以問妙峰峰舉  
古人三十年聞水聲不轉意根當證觀音圓通語師  
然之日尋緣溪橫約危坐其上初則水聲宛然久之  
忽然忘身衆籟闐寂水聲不復聒耳矣一日粥罷經  
行忽立定光明如大圓鏡山河大地影現其中既覺



身心湛然了不可得說偈以頌之遊雁門兵使胡君請賦詩甫構思詩句逼塞喉吻從前記誦見聞一瞬現前渾身是口不能盡吐師曰此法光所謂禪病也惟熟睡可以消之擁衲跏趺一坐五晝夜胡君撼之不動鳴擊子數聲乃出定默坐却觀如出入息住山行脚皆夢中事其樂無以喻也還山刺血書華嚴經點筆念佛不廢應對口誦手畫歷然分明隣僧異之率徒衆來相勦已皆讚歎而去嘗夢與妙峰夾侍清涼大師開示初入法界圓融觀境隨所演說其境卽現又夢登彌勒樓閣聞說法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

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自此識智之分了然心目也師旣建祈儲道場遂遠遁東海之牢山——慈聖命龍華寺僧瑞菴行求得之遣使再徵不能致賜內帑三千金復固辭使者不敢復命師曰古有矯詔賑饑之事山東歲凶以此廣——聖慈於饑民不亦可乎使者持賑籍還報——慈聖感歎率闔宮布金造寺賜額曰海印師詣京謝恩爲報恩寺請藏——上命師賫送因以便歸省父母寺塔放光累日迎經之日光如浮橋北度經在塔光中行也師還以報恩本末具奏曰願日減饕羞百金十年工可舉也——慈

聖許之歲乙未而黃冠之難作師住山十三年方便  
說法東海彌離車地咸向三寶而黃冠以侵占道院  
飛章誣奏有旨逮赴詔獄先是 慈聖崇信佛乘勅  
使四出中人讒搆動以煩費爲言 上弗問也而其  
語頗聞於外庭所司遂以師爲竒貨欲因以株連  
慈聖左右并按前後檀施帑金以數十萬計拷掠備  
至師一無所言已乃從容仰對曰公欲某誣服易耳  
獄成將置 聖母何地乎公所按數十萬在縣官錙  
銖耳 主上純孝度不以錙銖故傷 聖母心獄成  
之後懼無以謝 聖母公窮竟此獄將安歸乎主者

舌吐不能收乃具獄上所列惟賑饑三千金有內庫  
籍可考慈聖及上皆大喜坐私造寺院遣戍雷  
州非上意也達觀可公急師之難將走都門遇于  
江上師曰君命也其可違乎爲師作逐客說而別師  
度庾嶺入曹溪抵五羊赭衣見粵帥就編伍于雷州  
歲大疫死者相枕籍率衆掩薶作廣薦法會大雨平  
地三尺癘氣立解叅政周君率學子來扣擊舉通乎  
晝夜之道而知發問師曰此聖人指示人要悟不屬  
生死一着耳周君憮然擊節與之孝秀馮昌曆輩聞  
風來歸師擬大慧冠巾說法構禪室于壁壘間說法

華至寶塔示現娑婆華藏涌現目前開悟者甚衆居  
粵五年乃克住錫曹溪歸侵田斥儻舍屠門酒肆蔚  
爲寶坊緇白仝集攝折互用大鑿之道勃焉中興甲  
寅夏師在湖東 慈聖寶天詔至慟哭披剃返僧服  
又二年念達觀法門死生之誼赴薤於雙徑爲作茶  
毘佛事箴吳越禪人之病作擔板歌弔蓮池宏公於  
雲棲發揮其密行以示學者自吳門返廬山結庵五  
乳峰下效遠公六時刻漏專修淨業居四年復往曹  
溪天啟三年癸亥宣化公赴召來訪劇談信宿公謂  
師色力不難百歲更坐二十餘夏如彈指耳師笑曰

老僧世緣將盡幻身豈足把翫哉別五日果示微疾  
韶陽守張君來問師力辭醫藥坐語如平時既別沐  
浴焚香集衆告別危坐而逝十月之十一日也曹溪  
水忽涸百鳥哀鳴夜有光燭天三日人龕面顏發紅  
鬚髮皆長鼻端微汗手足如綿僧徒驚告謂師復生  
蕭公語余衰老赴闕跋涉二萬里何所爲哉天殆使  
爲師作末後證明耳嗚呼知言哉師長身魁碩氣宇  
堂堂所至及物利生機用善巧如日暄雨潤加被而  
人不知山東再饑師盡發其困親泛舟至遼東濯豆  
以賑旁山之民咸免捐瘠稅使與粵師有隙嗾市民

以白艚作難群噪圍帥府師緩頰諭稅使解圍不動  
聲色會城以寧珠船千艘罷採不歸剽掠海上而開  
礦之役繹騷尤甚採使謁曹溪師以佛法攝受徐爲  
言開採利害由是珠船罷採不入海而礦額令有司  
歲解制府戴公詒書謝曰吾乃今知佛祖慈悲之廣  
大也師爲余言居北臺大雪高於屋數丈昏夜可鑑  
毛髮堅坐待盡身心瑩然遲明塔院僧穴雪以入相  
携行雪洞中里許乃出當詔獄拷治時忽入禪定榜  
箠刺爇若陷木石逾年在雷陽聞侍者趣呼逮繫毒  
楚卒發幾無完膚此楞伽筆記所由作也師東遊至

嘉興楞嚴寺萬衆圍繞有隸人如在易狀搏穎不已  
曰我寺西仲秀才也身死尚在中陰聞肉身菩薩出  
世附隸人身求解脫耳師爲說三皈五戒問解脫否  
曰解脫竟懵然而覺師之樹大法幢爲人天眼目豈  
偶然哉師世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九前後得度弟子  
甚衆從師于獄職納橐籥者福善也終始相依於粵  
者善與通炯超逸通岍也貴介子弟剡臂然燈以求  
師道現大士像於瘡痂中而坐脫以去者卽墨黃納  
善也粵士歸依者馮昌曆爲上首御史王安舜孝廉  
劉起相陳迪祥歐文起梁四相龍璋皆昌曆之徒也



師所著有楞伽筆記華嚴綱要楞嚴懸鏡法華擊節  
楞嚴法華通議起信唯識解若干卷觀老莊影響論  
道德經解大學中庸直指春秋左氏心法夢遊集又  
若干卷嗟乎師於世間文字豈必不逮古人有不逮  
焉亦糟粕耳師於出世間義諦豈必不合古人有不  
合焉亦皮毛耳惟師夙乘願輪以大悲智入煩惱海  
以無畏力處生死流隨緣現身應機接物末後一著  
全體呈露後五百年使人知有一大事因緣是豈可  
以語言情見擬議其短長者哉是故讀師之書不若  
聽師之言聽師之言又不若周旋瓶錫夷考其生平

而有以知其願力之所存也謙益下劣鈍根荷師記  
荊援据年譜行狀以書茲石其詞寧繁而不殺者欲  
以示末法之儀的啟衆生之正信也銘曰人生出沒  
五濁世間生死之涂屹立重關重關峻復誰不退墮  
師子奮迅一擲而過濟河焚舟縣車束馬一鉢飛渡  
誰我禦者米山蟄伏雪窖沉埋冰解凍釋水流花開  
光明四照上徹帝闈榮名利養匪我思存震霆赫怒  
我性不遷析楊木索說法熾然覺範朱涯妙喜梅州  
雷陽萬里謂我何求軍持應器橫戈杖錫毀形壞衣  
古有遺則大鑒重徽靈照不昧屈昉之衣如施畫續

師之示現如雲出谷觸石膚寸雨不待族雲歸雨藏  
山川目如孰執景光以窺太虛福德魏峨文句璀璨  
視此肉身等一真幻匡山不來曹溪不去塔光炳然  
長照覺路 天啟七年丁卯九月朔常熟幅巾弟子  
錢謙益謹述

憨山大師傳

師諱德清全椒人姓蔡母洪氏夢大士携童子入門  
抱之遂娠及誕白衣重胞居常不樂俗年十二聞西  
林和尚有大德欲往從之父不聽母曰養子從其志  
迺送入寺時無極講經西林雪浪長師一歲先依無

極見師如夙契十九從無極聆華嚴玄談至十玄門  
海印森羅常住處悟法界圓融無礙之旨切慕清涼  
之爲人自字澄印每於講會密察方僧可爲侶者一  
日見後架潔清思淨頭必非常人比見乃黃腫病僧  
每早起事必辦不知何時灑掃也故不寢以偵之則  
當衆方放參時已糞除畢數日淨頭病師問安否答  
曰業障身病已難支而饒病又難當每見行齋食恨  
不俱放下師袖果餌親之問其號曰妙峰蒲州人因  
相期結伴爲遠遊旣數日則已去矣更六年師至長  
安有稱鹽客相訪者長鬚髮衣褐衣入門卽問認否

師視其兩目忽記昔天界病淨頭也云爲山陰王請  
一內藏來師追妙師至河東山陰王留結冬訂刻肇  
論向於不遷論未明旋嵐偃嶽之旨忽閱梵志自幼  
出家白首而歸鄰人曰昔人猶在耶志曰吾似昔人  
非昔人也豁然了悟初師方七歲叔死叔母撫尸而  
哭曰天耶那裡去也師愕然問叔身在此又往何處  
曰死矣意死向何處去疑之未幾次孀舉子隨母往  
視見嬰兒問母何從入孀腹中母拍一掌云爾從何  
入爾母腹中耶又切疑之自此死去生來之故耿耿  
於懷至是如水漸泮矣明日妙師問所得師曰夜來

見河邊兩個鐵牛相鬪入水中去也至今絕消息妙  
師笑曰且喜有住山本錢矣時伏牛山法光禪師在  
王所示以離心意識叅出凡聖路學師深領其旨每  
歎曰光師談論如天鼓音一日搜師詩讀之笑曰何  
自得此佳句復笑曰佳則佳矣那一竅欠通在師問  
和尚通否曰三十年來拿龍捉虎今日草裡走出兔  
子來下一跳師曰和尚不是拿龍捉虎手光拈拄杖  
作打勢師把住以手捋其鬚曰說是兔子恰是蝦蟆  
光笑休去一日謂公不必他往願同老伏牛是相望  
也師同妙師登五臺光以詩送云雪中獅子騎來看

洞裏潛龍放去休問其意曰要公不捉死蛇耳師言  
禪道久無師匠比見光師始知有宗門作略大方主  
人爲卜居北臺之龍門大風時作萬竅怒號意喧之  
問妙師師曰境自心生非從外來古人云三十年聞  
水聲不轉意根當證觀音耳根圓通初師日坐溪橋  
水聲宛然久之動念卽聞不動念卽不聞一日忽然  
忘身音聲俱寂自此衆響闐然不復爲擾矣人餉師  
米三斗日食麥麩和菜以合米爲飲送之半載有餘  
糧偶粥罷經行忽入定不見身心唯一大光明藏圓  
滿湛寂如大圓鏡山河大地影現其中及覺說偈曰

瞥然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洞徹翻身觸破太虛  
空萬象森羅從起滅時年三十也悟後無可請益乃  
展印楞伽經旣夙所未講但以現量照之少起識心  
卽不容思量如是者八閱月全經旨趣了然量中一  
夕夢入金剛窟石門榜大般若寺見清涼大師倚臥  
床上妙師左侍師趨入禮拜右立大師開示初入法  
界圓融觀境謂佛刹互入主伴交參往來不動之相  
纔說其境其境卽現自知身心交參涉入妙師問曰  
此何境界大師笑曰無境界境界又夢履空上昇入  
廣大樓閣瞻禮彌勒聞其說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



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自此識智之分了然心目萬曆辛巳——神宗皇帝遣官祈——皇嗣于武當——皇太后遣官于五臺就本寺建道場訖癸未師以臺山虛聲難久居遂蹈東海之上易號憨山尋清涼疏所謂那羅延窟者卽東海牢山也——聖母以五臺祈嗣之勞訪求三人大方妙峰俱至命龍華寺住持至海上諭師尋建寺西山期以必往又發三千金爲師建庵師俱辭丙戌——勅頒十五藏經散施天下名山——慈聖以其一送東海空山無可供奉命合宮布金修寺——賜額曰海印是冬禪室成靜坐夜

起見海忽身心世界當下消落偈曰海湛空澄雪月  
 光此中凡聖絕行藏金剛眼突空花落大地都歸寂  
 滅塲入室取楞嚴證之開卷見汝身汝心外及山河  
 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全經觀境了然心目  
 述楞嚴懸鏡 卷丁亥開堂說戒四方衲子日益至  
 作心經直說以懸鏡文簡學者不易入始創意述楞  
 嚴通議已丑為報恩寺請藏齋送至龍江便道省親  
 且欲重修本寺師出家處也乞 聖母日減膳羞百  
 兩積之三年可舉 慈聖俞之甲午冬入賀 聖節  
 命說戒于慈壽寺再請舉修報恩寺 上命徐侯明

年乙未逮師先是上數惡內使以佛事請用太煩  
偶以他故觸 聖怒有忌送經使者因之發難遂假  
前方士流言擊登聞鼓以進下鎮撫司獄望風言者  
盡令疏向所出諸名山施資十數萬計嚴訊之師曰  
媿爲僧無以報 國恩今安惜一死以傷 皇上之  
大孝平卽曲 意妄承奉非臣子所以愛君之心也有  
死而已止供前施七百餘金而前所辭建庵金使者  
不敢復命師曰古人矯詔濟饑今歲凶何不廣 聖  
慈饑民乎令僧與使者遊散之僧道孤老獄囚各取  
所司印籍以復至是請覈內支籍代賑之外無他

上意解時相國洪陽張公暨諸當事營救甚力後張  
語人曰人知憨公爲大善知識不知有社稷陰功也  
衆聞之悚然出獄戍雷州侍御樊公繼謫問雷陽風  
景何如師方註楞伽經拈卷示之曰此雷陽風景也  
督府命住曹溪關堂濬源行化之外普潤枯瘠癸卯  
達觀在京師適妖書發難下詔獄訊以爲師之故  
檄還戍所因憶達師云楞嚴說七趣因果世書無對  
解者師云春秋乃明明因果之書耳遂著春秋左氏  
心法乙巳渡瓊海夜望郡城氣索然遂行謂衆曰瓊  
城將有災行後地大震陷城東隅暨官民廬舍仆明

昌塔壓碎師所寓樓先時郡士大夫競留師師不止  
故免丙午遇赦癸丑至衡陽遊南嶽禮八十八祖道  
影丙辰登匡山避暑金竹坪註肇論僧某以五乳貽  
師喜其境幽將投老焉爲達觀茶毘手拾靈骨藏于  
文殊臺丁巳下山弔雲棲說法淨慈之宗鏡堂日遶  
千指歸閉關請衆效遠公六時刻香代漏專心淨業  
著華嚴剛要重述圓覺起信直解莊子內篇註粵方  
伯吳公暨諸弟子固請復至曹溪者三壬戌冬至爲  
弟子戒期講楞嚴起信諸經論晚叅示衆云老人穩  
坐匡廬今日踰河越嶺爲着甚麼爾曹慎毋作容易

想也癸亥冬十月示微疾韶陽太守挾醫問疾師不  
御侍者請垂一言師曰金口所演尚成故紙我又何  
爲自後不語端坐而逝初外道羅清以其教遍行東  
方絕不知有佛法師居東漸久其長率衆來歸開講  
大化遂遍東海嶺南佛法久廢海門周公攝南韶集  
諸子問道於師周鼎石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師答  
此聖人指人要悟不屬生死一着公擊節歎服有龍  
璋者聞師論心異之歸謂其友馮昌曆曰北來禪師  
說法甚竒特因共請益師開示以向上事諦信不疑  
自是王侍御安舜歐文起梁四相等相率歸依士人

向慕法化大行雖上下崇禮奉爲法王而有爲之事  
雀角至再然當事有結轡則必乞師解之稅使者惡  
大將軍因粵苦閩艚運米新督府閩人也公子舟次  
白艚之旁藉口以大將軍資公子行閩士民數千人  
沉公子舟持戈圍帥府甚急帥令中軍詣關涕泣求  
救師遂破關徃謁從容開曉使者悟俾散亂民師先  
徃大言於衆曰諸君所爲欲食賤米耳今犯大法當  
取死卽有賤米誰食之耶圍乃解會城以寧復甦採  
珠之擾其在東海一勅賜殿成勢家冀奪道場構方  
外黃冠稱侵其道院事下萊州無賴數百喧競合圍

師令侍者他往獨徐行其中首一人舞銅牌利刃出其鞘擬殺師師笑視之曰爾殺人何以自處其人氣索收牌刀圍行城外二里許將東西行師躊躇請首者同至寓處閉門解衣磅礴談笑自若取瓜果共噉之一市喧云方士殺僧矣太守遣多役捕之彼衆惶懼皆叩首求解師曰爾勿懼亦勿辯第聽吾言太守問狂徒殺僧耶師曰未也來捕時僧方與彼同食瓜果耳太守曰何閔曰市閔耳太守命三木師曰將欲散之乃故拘之耶太守悟但令他方驅之不三日盡解散師於詩文天才駿發少年入長安王元美諄諄



誨以詩法師不答瞠目視之敬美一見笑曰阿哥輸却維摩了也論曰莊生云以聖人之學教聖人之才其亦庶乎其可矣余以辛酉入五乳訪師者三語甚洽余謂師用世異才也贈以詩曰出世還應用世人師不語其意深自得又謂師老矣何不加意嗣人答云須其人盡求之我求何益初師在海上卽墨黃主納善年十九叅究堅切脇不至席對大士破臂然燈保師速還火發瘡痛日夜危坐持觀音大士名三月乃愈痂痕結大士像矚目身衣宛然如畫求隨師出家師不許生乃曰弟子打個觔斗來師又何能

止我乎又明年竟坐脫此豈所謂其人耶非耶其在  
嶺南則馮昌曆五乳之患難不二者爲福善

賜進士出身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會稽陸  
夢龍君啟撰

憨山大師塔院碑記

嶺南無佛五祖所譏而能大師出其無根之智剖三  
光而刻五嶽掃軌易嚮以師百世何其盛也玄風旣  
衰法地亦墜積劫之因是爲闢始師與達觀滌源曹  
溪之盟結想未紓師乃被難達觀聞之驚曰憨公已  
矣此願曷酬而師以一主恩佛佑流宥五刑適赴其

地雖業累所纏然亦因緣之願力也初至解紛上將督府德之願爲護法先時道場土宇割裂侵并流徒肆爲屠沽至是檄縣期以三日盡之因謂師六祖腥羶已爲滌然生靈塗炭請師救濟其一珠船千艘皆海上巨盜資以欽採之勢踰期不歸橫掠海上吏不能制其一礦役暴橫掘墓破居師乃徐動權使啟誘信心嚴約珠船徹所遣役歸有司歲額解進民自此安枕矣遂闢祖庭立義學登壇說法自宰官文士下及賄販咸遂皈依改徑拓產歸所侵田以屠肆爲十方且過寮設庫司清規井然如官府法歲大饑疫

勸施掩骼作濟渡道場夫無著之機棄絕聖智有爲之化波潤津梁大小精粗至人畢貫所以君子契其精玄小人懷其樂利沒而不忘其在斯乎玄圃蕭先生北上入訪因遊次謂曰已爲師覓一片福地問何在曰天時岡師戲云天時岡宰相定穴非吾法王孰能居之旣別卽示微疾數日而逝甲子春廬山弟子福善等至請龕還廬嶺南弟子歐文起劉起相暨山寺大衆議留乃闡卜之三闡皆得留字韶太守張三星爲建塔院卽所指天時岡也然龕卒歸五乳是爲太履之藏銘曰聰明聖智道不涉焦金腐芥世喪裂

大師精神十方徹撓挑風雷美日月波瀾不蕩光不  
滅曹溪中流祖源遏刊山滌源九州列洪鍾在函無  
扣歇水逝風行非續絕曹溪五乳無跡轍與塔而三  
共截業 天啟七年六月 賜進士出身廣東等處  
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會稽陸夢龍撰

本師憨山大和尚靈龕還曹溪供奉始末

謹按本師以萬曆丙申逆緣入粵生平履歷備載于  
蕭玄圃吳觀我錢受之諸名公碑銘亦既逗漏不少  
今所紀者自廬山迎靈龕還曹溪及開龕漆布始末  
也吾師弘法一生精神半在曹溪備載于中興錄暮

年歸休于廬之五乳天啟壬戌起相同堂主本昂等  
堅請師南還以癸亥冬示寂于曹溪五乳眷屬知微  
善公欲迎靈龕歸廬龕前拈闌三拈皆得留字于時  
宗伯蕭公捐貲會本道我齋夏公韶府張公暨遠近  
緇白弟子及十方僧衆崇建塔院善公者本從師于  
患難九死之餘孝誠篤摯邀請吳越諸宰官皈依師  
門者具書當道何制臺下令強迎歸廬乙丑之春正  
月也崇禎庚辰起相承乏司李瑞州入山掃塔始知  
形家異議旣入塔復啟殯卜地因憶壬戌侍師于廬  
師別詩云一片遠心遡流水相期端爲不傳衣又曾

于衆中授記云爾他日爲兵部權要之官當爲我修  
蔡家先墳二十年來一官拓落旣難提石上之衣又  
罔効包土之力嘗懷內疚忽猛省曰師靈未妥倘了  
此段公案其於修墳不旣多乎遂謀力任南迎之役  
長男理燁隨任因力贊之癸未秋楚寇震鄰兵燹是  
虞嗣孫慈力廣成等用予言龕前拈闍三闍皆順起  
相解任將南歸遣男理燁代迎有晏生日瑞者曾物  
色之兩造中賞其膽智可任渠亦堅請効勞因命之  
往康郡糧館亦留都人難之曰大師吾梓里也彼能  
迎我獨不可留乎相先托同鄉康郡司李廖公文英

爲東道主值廖奉臺檄辦事淮安已在舟中矣爲風  
所留幾八十日晏生懇之廖欣然許諾一夕風轉南  
遣人趣晏曰風利不泊遲則自誤值晏痢病動轉不  
得業揚帆北渡晏生已失望矣是夕石尤風大作又  
逆逼廖舟還故處晏生手額曰大師之靈也於是檄  
星子縣署篆審公主其事牌行山中衆莫敢抗瑞郡  
守戎金國柱康郡守戎胡宗聖皆遣兵迎送旗鼓導  
引出山寇警日迫河道梗澁六舟南邁途中值賊客  
舟皆被邀截獨靈龕船得風揚帆徑去鈎竿皆著手  
不得如是屢經險阻履險卒夷川嶽助順何莫非吾



師之靈也是年冬仲朔二日靈龕到山山中大眾歡  
聲如雷以爲從天而下也晏生及嗣孫慈力爲余言  
龕靈異甚初出山及度嶺皆四人畀之比到濛裏登  
岍夫力倍之猶勉強此何說也予謂老人家顯異欲  
以肉身出現乎擇吉入塔在甲申九月而荒盜頻仍  
復值一燕都大變崩心痛悼欲先期入山省視未遑  
也有宋總戎紀者語僧遠蒼曰大師名喧宇宙豈同  
餘人金剛之體保無缺漏請開瞻禮于四月廿八集  
衆拈闍許開開則道骨如生儼然端坐不傾不倚髮  
甲皆長衣服鮮潔白綾坐褥無半點瑕數珠絨串若

新大衆歡呼皈命頂禮觀者如堵後數日前吏部尚  
書李公日宣韶府黃公銀者入山隨喜共作證明始  
信肉身大士應緣度世前有大鑒今有本師先是卓  
錫泉久竭郡侯黃公留心法門百計搜剔比靈龕旣  
啟泉則自湧應若影響豈偶然也起相與余宗元糾  
本府長春社中緇白善信設闔山大齋以重陽日入  
山廿五日齋僧十月初十日漆布陞座十房戶長長  
老者舊塔主堂主及長春社護法居士具僉帖請嗣  
孫慈力等守奉塔院香燈宋公首捐五十金漆布且  
請李公撰募疏謂塔院襟脅未舒爲修剏及香燈田

產之費制臺沈公業題百金此皆與本師夙植般若  
之緣故能于末後一着各出手眼為千秋豎光明幢  
也起相綿力何幸躬逢其盛爰識其始未如此

崇禎十七年十月吉日原任江西瑞州府推官順德

菩薩戒弟子劉起相頓首謹識

奉輓 愁翁禪師圓寂

蕭雲舉少宰廣西人

鼓棹雙林扣夕扉故人把袂洽心期十年契濶龍華  
會萬里音書雁斷時茅結牢山歸北海花開庾嶺向  
南枝衡陽地褊袞淩濶匡嶽雲深杖錫移臺鏡本空  
觀自性風幡忽動想能師幾回涼月倍清夢一宿秋

風對故知隱几談天收密義揮毫見地掃群疑久無  
粘縛心常定空有慈悲首重垂落葉秋深忘語倦聽  
鍾夜半說心危每嗟塵世心常苦更到禪臺路轉岐  
法語聽來堪唯唯客程催去故遲遲老知湖海應難  
遇會屬機緣忽漫離鴈過寒山秋影盡馬嘶曹水去  
聲悲尺素傳書人北面闍黎聞訃淚交頤法門摧棟  
材難得覺海藏舟事莫追睡蝶遽遽纔入夢猶龍矯  
矯欲何之晤來已是經千劫化去何煩贊一辭忘我  
非貪無相好觀空莫詫有形竒回看峰色林端寺夢  
想潮音篋裏詩圓寂那會分去住莊嚴不改舊威儀

祇愁法侶應稀少託鉢傳衣更屬誰

奉輓 憨翁大和尚

有叙

吳中偉

左方伯海鹽人

憨山大師禪宗龍象余治兵湖南獲展參詣庚申春  
再承乏嶺表道經曹溪頂禮南華 祖像僅蔽風雨

雖巨材山積而龜曝鶴飛丹青剝落徘徊久之慨然

太息詢厥所以老比丘答言此我 憨大師未竟業

也安禪七日金地將完讒構三途法輪中輟言罷掩

抑悲不自勝予重憐其意語之曰若等真思大師子

當為若招之比丘輩咸各歡喜無量投地稱謝遂重

趺千里殷勤啟請始於比年某月再入曹溪則僧輩

已三請大師而予亦三致書師矣卓錫之日法訊見  
貽薄宦糾縛未遑酬次每念他日北歸庶幾從容化  
城仰叅心諦而法臘已清遽登涅槃俾予數年所懷  
竟成虛想夫金剛不壞則大教常流石電難延則肉  
軀等盡予悼宗風之永寂哀玄義之將頽感徃多哀  
傷今欲絕攬筆成誄情見乎詞矣

歸盡天龍有大師講壇花雨落遲遲厨中法膳慈官  
出嶺表恩流一聖主知鷗鳥宰官疑玩世旃檀海藏  
有經時是誰高足如迦葉把撰遺疏痛所思

曹溪滴滴泣南華當日親承坐具紗心印獨傳無一

字地金重布有三車林風月掩床頭火穀雨煙消定  
後茶末法中興還更墮低徊雙樹獨長嗟

識記南宗歲已千道場重此更安禪法流心在無窮  
悟祖去衣藏不再傳泣斷比丘黃葉下靈埋鑲子白  
雲邊應留遺教經同佛猶自中流得寶船

滿月當年一試叅皈依初地憶湖南衣從白毯身常

淨教演青蓮舌再合金版譯窮經幾部銀鈎書就祖

千函予曾刻師楞嚴通議師亦為予手書祖像贊傳是誰檀越真師負三度

書招祗自慚

過匡山奉弔慈山大師

王思任山陰人

七峰絕頂開巒羅葛窮時剩石攀溪舌瓏玲難翦

截教人猶自聽憨山

靈光作線一相牽八里庄前二十年今日拜師猶骨  
在知師原是古金仙

賜環炎海主恩多鱷浪蛇雲伏幾魔遮莫靈山因  
道力空餘好相聽彌陀

治任千般爲一龕曹溪盧阜若何叅早知風月猶擎  
架一火燒時沒得擔

奉輓五乳大師

博山後學大艤

象王跡應瑞蓮開五乳峰前吼若雷今日樹煙何鬣



隸紫雲旋入白雲推

南華福地塔全身  
脚底猶披五乳雲  
柱杖攬渾清世界  
不知得法幾多人

哭五乳大師

弟子福能

憶斷南華歸去來  
那堪已脫舊蓮胎  
人誰得髓應成笑  
我未忘情自合哀  
荷法從今皆弱質  
論文視昔幾雄才  
可憐孤客餘雙眼  
遙對青山泣草萊  
乍得歸依雙徑山  
師資可想鷲峰間  
幾堪玉樹蒼苔  
瘞卽使香臺末路  
還語對石泉分  
哽哽涕富風葉墮  
潛潛印心四卷楞  
伽在棹臂何人已出關

泣對緘書轉不平空於手澤訴歸盟相逢未惜懸千  
載自棄須知負一生推古但云携履去臨哀誰解作  
驢鳴蕭蕭客舍殘冬雪點袂依人若有情

淚灑天涯寄弟兄先師遺囑太分明鬚眉五老堪摩  
擬腰脊三梁自現成紅葉鄉人雙眼血白雲弟子一  
心旌於茲領取拳拳意何必高談論死生

寄憨大師曹溪法眷書

海印白衣弟子虞山錢謙益致書于憨大師曹溪塔  
院住持諸上座師兄恭惟甲申之歲大師真身自五  
乳歸於曹溪迄今十有三載矣某游經喪亂萬死一

生視息僅存草土自屏旣不能襍被腰包躬掃塔院  
又不克齋心頂禮遙致辦香仰負劬勞俛辜記蒞踞  
天踏地歎愧何已唯是多生承事畢世皈依布髮未  
忘其宿因失乳久思夫慈母此則海墨難盡劫火不  
灰我大師固當於長寂光中重加憐愍密爲加被者  
也粵自法幢傾倒末劫凌夷師子逝而野干鳴龍象  
寢而妖狐熾家家臨濟箇箇德山宗師如茨付拂如  
葦而又構造妄語侮慢聖僧謗紫栢則曰本無師承  
毀大師則曰但稱義學聚蠶集鷲惑世誣民法門之  
敗壞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舉世飲狂井之藥而有一

人不狂舉世怖曉鏡之頭而有一人不怖單撐孤立  
風雪當門此一人者或者護世四王密諦力士假手  
是人爲如來使使之屏除魔外不斷佛種而我大師  
慈心悲愍普施無畏亦豈無厚望於後人與諸上座  
與某緇白不同同出大師之門並受遺囑居今之世  
隨波逐流坐視斯人中風狂走搖手閉目不爲拯救  
亦何以稱海印之真子與魔強佛弱俗重道輕智眼  
無多法城日倒未知諸上座能不河漢吾言否也今  
所欲亟請于座右者近代紫栢雲棲皆有全集行世  
大師夢遊集嘉興藏函但是法語一種其他書記序

傳之文發明大法者有其目而無其書聞大師遺稿  
藏貯曹溪卷帙甚富今特爲啟請倒囊相付當訂其  
訛舛削其繁蕪使斯世得窺全璧不恨半珠人天眼  
目刹塵瞻仰斷不可遼緩後時或貽湮沒之悔也又  
大師著春秋左氏心法乃發明因果之書常自言曹  
溪削髮時燈前燭下徵求案斷魂魄可追毛髮皆豎  
以今世時節因緣正當開顯此書用以革頑止殺撈  
籠劫濁追思大師往昔付託良非聊爾流通之責胡  
可追也伏祈諸上座合力搜羅悉心採集片紙隻字  
罔有闕遺攄椎集衆昭告大師真身之前舉授輅車

詔使鄭重郵致俾某得藉手撰集以告成事此則法  
乘教海千秋之耿光非及門一人之私幸也大師五  
乳塔院濫竽載筆南海陳相公會爲題識勒石南華  
甲申已後歸龕事蹟山門當有實錄不揆蕪陋願考  
覈作第二碑以備僧史某年七十有五誓以西垂之  
歲歸命佛門會台賢之異同破性相之岐執闡揚遺  
教弘護真乘庶幾黽勉餘生不負大師摩頂付囑至  
意俟文集畢工少有端緒當爲文一通啟告大師冥  
機密感念茲在茲而今固未遑及也遙望雙峰焚香  
作禮嶺海迢然如在床席天寒夜凍琢冰削牘意滿

楮陘不盡所云歲在丙申十一月長至前三日某和  
南奉啟

右錢牧齋宗伯訪求憨山大師遺稿書以託龔孝  
升中丞者頃携至海幢華首和尚觀之彈指讚禮  
蓋歎錢公能不負師龔公能不負友而兩公皆能  
不負佛所付囑也使投諸梓命今釋跋其後嗚呼  
斯道凌夷於今已極良由信根輕鮮忘法本而背  
佛恩其視慧命斷續之間若越肥秦瘠笑啼皆僞  
起倒隨人請以此書正告天下萬世之爲法門後  
昆者知錢公所以盡心於大師之心與龔公所共

弘護之心與和尚所共流通之心皆共出于三世  
諸佛大悲大願之心皮下有血人觸着便痛不隔  
一絲危涕旣零忘身非險卽生佛慧命實嘉賴之  
豈止爲大師豎立光明法幢而已時丁酉春正月  
穀日華首門下弟子比丘今釋跋

台諭愍大師全集忝處署中搜羅咨訪非力所及  
適金道隱在此知中丞傳台札於海幢法侶其堂  
頭宗寶老人歡喜讚歎焚香設拜屬道隱題跋付  
梓布告諸方俾凡有收藏大師法語者單辭片紙  
皆來聚集現在數種附中丞行笥此外更有所得



泰當爲續上也門人萬泰頓首

憨山大師全集舊序

余嘗思維世聖賢立身一代或開創或繼述或守成  
或重興或救弊其用心於制作之微事無不周義無  
不備使千萬世下有能尋其旨趣皆可因之而振起  
也此非古今之大經大法哉於是更進而思之夫經  
世聖賢尚能以身盡一代之事以道開萬世之心况  
我佛祖出世爲人以超生死性命之法而化凡聖迷  
悟之心其示現普門感應異類者豈不能續三世之  
慧燈傳大千之種智乎余於憨山大師見之矣大師

悟門與教化之廣大已見於自己著述與諸明眼傳記贊銘之詳舉世莫不知爲再來肉身大士矣余何能贊一辭蓋痛念法門而有感焉大師當此宗門凋落之際方與雲棲達觀二大師相爲鼎立以悟宗門之人不據宗門之位是預知宗門將振故爲宗門大防獨虛此位而尊此宗使其狂妄僭竊之徒自生畏懼而不敢眇視輕賤此其心又奚啻程嬰杵臼哉嗚呼有三大師如此光明赫奕於前而後世尚有僭竊不恤爲大師之罪人者寧不大可慨與雖然孔子作春秋正萬世名義雖不能使萬世之名義皆正而有

不能正名義者亦何能逃春秋之誅余昔年見大師  
贊予壽昌先祖及撰塔銘卽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  
見之句已知與先祖把手共遊向上一路矣至於平  
生說法著作曲盡一代時教始終本末全體佛心全  
行祖意其提唱拈頌及指示偈語曾何減於古人曾  
何讓今人天下後世自知師實祖位之人不居祖位  
豈可以師不自居卽爲非祖位人乎師沒後二十二  
年而全身不壞與曹溪六祖開創重興無有二義其  
進於維世大經大法而能續法身慧命誠無不周無  
不備也茲大師法孫堅如欲摹刻師全集乃特請爲

序而贊成之予嘉其爲法忘軀之誠因述余所仰慕  
感慨之思云爾天界後學道盛和南題

憨山大師口筏引

客歲龔中丞孝升入粵虞山錢宗伯屬收憨山大師  
遺文維時華首老人與鼎湖棲壑和尚裒集法語及  
諸論述附星輶以往珠海牟尼光已照映吳山淞水  
間矣余從友人黃秋聞又得遺言一則乃師中興曹  
溪祖庭時與鄧生敷說所謂口筏者也師信口說法  
泚筆千言文不加點皆從不思議中流出其示鄧生  
言下指點縱橫穿漏從來單提直指未有如是之簡

捷透快者師與雲棲紫栢同時稱三大宗師弘皆親  
受記荊雲棲以低眉作佛事師與紫栢以努目作佛  
事而其作略大都從五臺水觀中來故其楮墨所宣  
莫不有千峰積雪萬壑轟雷之雄槩此片紙亦具見  
一斑矣刻成仍寄宗伯俾補入全集中而敬書數語  
于後丁酉蒲月中州曾弘合掌言

慈山老人夢遊集卷四十終之下